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声波里的青春记忆

董青春



星光下的承诺

瞿杨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音机是农村年轻人文化娱乐的“宠儿”。那时,老家村庄上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堂屋的条台或八仙桌上,总会摆放着一台蒙着绸布的收音机。

农村落实土地责任制的第二年,我家的十多亩玉米喜获丰收。秋后卖完粮食,家里有了余钱,父亲和大哥专程去县城买回一台上海产的“国泰”牌交直流两用收音机。从此,我们常常陶醉在精彩的声波世界里,小小的“戏匣子”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温暖。

那时我非常喜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节目。每天吃完晚饭,我会早早调好频道,等着那熟悉的开场音乐,等着主持人雅坤亲切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八点半到了,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文艺节目《今晚八点半》……”尤其是夏季,干完一天农活的我们吃过晚饭后,躺在门前柿树下的凉床上,望着夜空繁星点点,听着节目里精彩的内容——那些流行歌曲、相声,以及文学故事、名人轶事,仿佛夏夜里清凉的微风,拂去我们一天的疲惫,带来无尽的乐趣与抚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在多家电台热播。那年初夏,村庄上的槐花开得热烈奔放。每天中午十二点多,村上的邻居和上学路过的小学生都提前聚集在我家门前的场上,父亲把收音机摆在窗台上,将音量开到最大。整个夏季,刘兰芳精彩的评书每天陪伴着大家。随着评书里跌宕起伏的情节,我们为杨家将满门忠烈却惨遭陷害而痛心,

我至今记得那种声音。七岁那年的夏夜,我刚随父母搬进老街,窗外便涌进来一片滚烫的嘈杂——满街的人声搅在一起,像一锅烧开水,哪一句也听不真切。我贴着竹席不敢动,觉得这地方热闹得有些吓人,下意识往母亲怀里靠了靠。她轻轻拍着我的背说,老街的夏天就是这样闹腾的。那晚的声浪一直持续到很晚,我迷迷糊糊睡去时,窗外还有人高声笑着。

第二天清晨,父亲在楼道口碰见对门的阿婆,她正踮脚往布告栏上贴一张手写的纸条。我拉着父亲的衣角凑过去看,蓝墨水洇开的字迹我一个也不认识,只认出纸条右下角画了颗歪歪扭扭的星星。父亲弯下腰告诉我,阿婆说巷子里有值夜班的护士和刚满月的婴孩,请大家晚上十点后说话轻一些。我仰头看那颗蓝星星,觉得它像母亲缝在我书包上的那一颗。

那天夜里,也就是贴出纸条后的第一个夜晚,我趴在窗台上,把耳朵往窗缝那儿凑了凑。起初还和前一晚一样喧嚷,可临近十点,说话声一寸一寸矮了下去。有人在收蒲扇时放轻了动作,有人把石墩上的茶杯挪进屋内,收音机被拧小了音量,只留下隐约的胡琴声,漂浮在月色里。没有人起身提醒什么,可整条巷子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缓缓按下音量键。我扭头看父母,他们也正安静地摇着扇子,朝我做了个“嘘”的手势。

此后整个盛夏皆是如此。晚饭后石墩上照旧聚满了人,摇扇、吃瓜、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可一到十点左右,声浪总自动矮下来,像潮水退

为潘仁美等奸臣当道而愤恨,也为朝廷昏庸、忠奸不分而慨叹。听评书时,大家总觉得时间太短,常常正听得过瘾,一节内容就结束了。听完评书,大家意犹未尽,七嘴八舌地讨论、预测着“下回分解”的内容,心里还牵挂着主人公的命运与结局,有人相互打赌,说明天听着看谁猜得对。

有一年夏季,江苏广播电台举办全省淮剧中青年演员广播演唱大奖赛。每天傍晚七点多,电台开始播放演员的淮剧唱段。那一个多月里,喜爱淮剧的村民们每天早早从庄稼地收工回家,冲个凉水澡后,赶紧聚到有收音机的人家门前,边欣赏演员的唱腔边跟着哼唱,听完后又聚在一起评价参赛演员的唱功,然后从报纸上剪下选票,填上自己最喜爱的演员的名字。

那时我正读高中,很喜欢江苏广播电台的《文艺天地》节目。每周日上午,我静静地聆听着主持人海蓉播诵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听着节目,我暗暗地学起了写作,悄悄向电台投稿。几年时间里,《十八岁的夏季》《乡村的正月》《母亲的泪光》《童谣》等十多篇散文先后在节目里播出。主持人海蓉还两次来信,对我的文学写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指点。

收音机陪伴着我们的青春与梦想,陪伴我们度过了年轻的岁月,带给我们快乐和愉悦,带来慰藉和暖意。如今,随着电视、智能手机的普及,收音机已逐渐从大众的视野里淡出,但我仍常常想起过去收听节目的情景,常常怀念那些声波里的温情时光。

去时那样自然。父母说话声也轻了,收碗筷时特意不碰出响动。有时我趴在窗口,看见晚归的年轻人放慢脚步,皮鞋落在青石板上的嗒嗒声,比月光还要轻。没有人看表,可人人都掌握了那种心照不宣的准确。

盛夏将尽时,母亲挑了两块最大的西瓜,让我捧着瓷碗送去给阿婆。我小心端着碗穿过巷子,青石板被日头晒了一整天,还烫着脚心。阿婆接过去时笑了,脸上的皱纹挤成一朵干菊花。她摸摸我的头说,纸条早让雨水糊烂啦。我这才想起,那张贴出次日便遭了场阵雨,蓝星星洇成一团淡蓝的云,早已辨不出字迹。母亲蹲下来帮我擦汗,拍了拍我衣摆上的灰,轻声说,规矩留下来了就好。

后来随父母搬离老街,我在许多个城市里住过,每一个地方的夏夜都有不同的声响。每一处都比老街喧闹,每一处也都有人在深夜压低声音、放轻脚步。我渐渐明白,当年那条巷子里从未有人签过什么契约,可一个善意的请求,加上一群陌生人的自觉,就足以让整个盛夏安静下来。那张被雨水化掉的纸条,比任何白纸黑字的条文都更有力量——它嵌进了日常的呼吸里,再也无需谁来提醒。

每当夏夜难眠,我总想起阿婆画在纸条上的那颗星星。它早就模糊了,却一直亮在我心里。随着年岁增长,认得的字多起来,我反而更确信那颗星星才是真正的字。它写的是素不相识的人们如何用一份沉默的守约,把滚烫的暑气滤成了清凉的月光。而这份清凉,始终在我往后的每一个夏天里,替我挡着人声里的那些热。

雨声(外一首)

何军雄



敲打窗户,以一滴水的姿态存活,盛大的雨声响起
土地干渴的口子,被愈合
穿透村庄,以及庄稼和草木
从雨声里获取幸福的密码

静夜时分,老屋的瓦片上
雨声肆意蔓延,打湿了苔藓
沿着季节的走向递进
聆听雨声,和乡音一样亲切
温馨着故乡的田园和风景

浇灌农田,填补着乡村的
血脉。无数的雨声彻夜响起
丰收的喜悦,按捺不住
雨声,这来自大自然的音韵
让一个庄稼汉,肃然起敬

蘑菇

一场细雨过后,沟坡上
硕大的蘑菇顶出地面
总是在潮湿的地方驻足
一朵蘑菇就是一把雨伞
蚂蚁在下面避风遮雨

雨过天晴,顽皮的孩童
采摘些蘑菇来当美食
头顶炎阳,庇护着寸土
在故乡的原风景扎根
每一株蘑菇都顶天立地

低处绽放,无数蘑菇
伫立成故乡的一道风景
山坡、沟渠、柳树下
一株蘑菇就是一道美食
填充着乡村的肠胃